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系列教材



亚非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系列教材

مطالعات ترجمه فارسی به چینی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

赵小玲◎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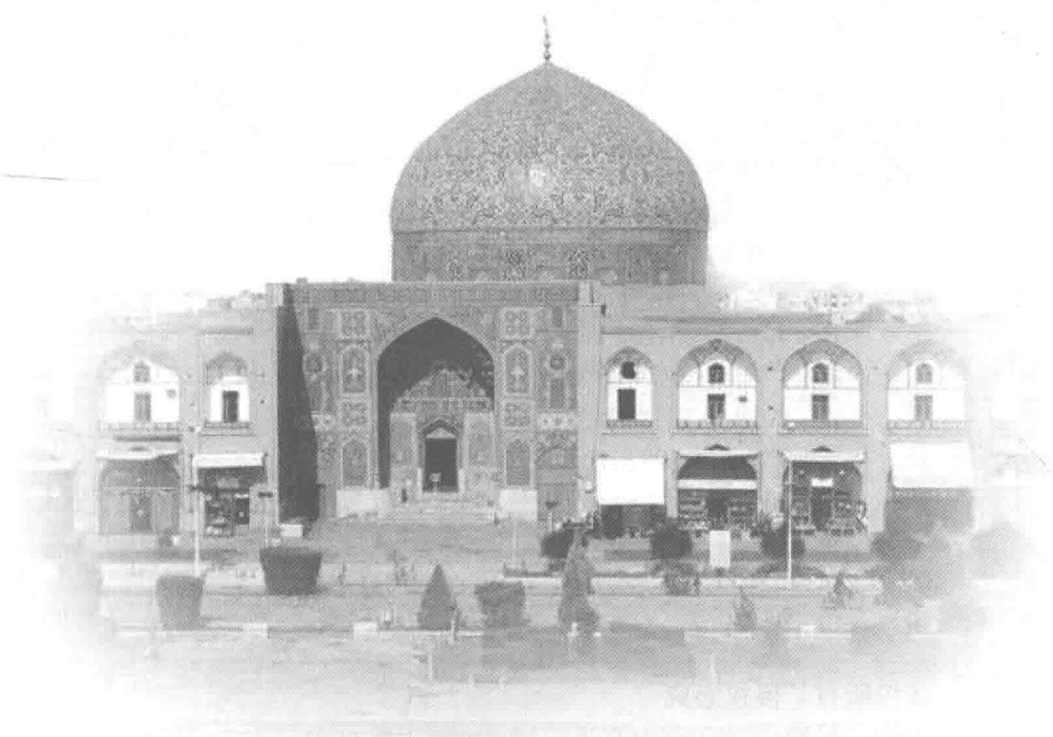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系列教材

亚非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系列教材

مطالعات ترجمه فارسی به چینی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

赵小玲◎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赵小玲编著. —广州: 世界
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4
ISBN 978-7-5100-7712-8

I. ①波… II. ①赵… III. ①波斯语—翻译—教
材 IV. ①H733.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4138号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

策划编辑: 刘正武

责任编辑: 程 静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9539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20千

印 张: 14.5

ISBN 978-7-5100-7712-8/H·0847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60251 gzlzw@126.com

前 言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是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钟智翔教授主持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系列教材之一，也是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暨亚非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建设教材。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是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波斯语专业使用多年的翻译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求改编的新教材。编写目的旨在传授跨文化交流视野下的相关翻译思想和原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了解基本翻译知识，掌握波汉翻译的基本技巧，培养波汉翻译技能。本教程遵循以下编写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重实践；内容覆盖不同题材的翻译，更重经济、文化类题材；讲解与练习相结合，更重练习；技能训练与知识累积、素质养成相结合，更重技能。

本教材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伊中翻译简史简要梳理了波斯语从外语翻译的历史，使读者大致了解波斯语翻译的发展脉络和重要译著；第二章翻译基本原理部分说理中夹杂翻译实例；第三章翻译技巧部分通过大量的实例介绍了波汉翻译的实用技巧。第四章介绍波汉翻译中较为困难的、较为典型的专项技巧，包括专有名词、数词、礼貌套语和习语的翻译技巧。第五章是文体翻译，分别介绍新闻、科技、应用文和文学文体的翻译特点及技巧。每一节后配有相关的翻译练习。本教材中安排了“经典波汉翻译案例分析”一章，精选了三位当代波斯语翻译名家的代表作品，通过对这些译作的评析，一方面让学生了解波斯语翻译界的现状，激励学生开展波汉翻译的实践；另一方面可以从这些名篇中发现篇章翻译的经验，并通过对译文的评析巩固已学的翻译理论及翻译技巧。波汉翻译实践部分遴选了30篇短文，供教师选择作为学生的翻译补充练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体育等各



个方面，有力地服务于“提高翻译实践能力，又快又好地适应未来工作需要”的教学目标。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供本科波斯语专业三、四年级使用，用时64学时。同时，本书也可供中等程度的波斯语进修者和自学者使用。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教材建设委员会、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宋丕方老师、张立明老师对此教程的编写也贡献良多，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和敬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希望使用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14年1月

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伊中翻译简史	1
第一节 波斯翻译简史	1
一、古波斯语时期的翻译(公元前559年—651年)	1
二、中世纪的翻译(651年—12世纪末)	2
三、蒙古人入侵之后的翻译(13世纪—1779年)	5
四、近现代翻译(1779年—)	6
第二节 中国翻译简史	9
第二章 翻译基本原理	12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与分类	12
一、翻译的定义	12
二、翻译的性质和种类	13
第二节 翻译标准	15
一、对“信、达、雅”标准的讨论	15
二、关于“忠实(信)”的讨论	16
三、翻译标准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21
第三节 译者风格	24
一、文学风格的涵义	25
二、译者风格	26
三、风格的矛盾统一	29
第四节 翻译过程	32
一、理解阶段	33



二、表达阶段	38
三、校核阶段	39
第五节 基本翻译方法	41
第六节 译者的修养	46
第三章 翻译技巧	50
第一节 词汇翻译	50
一、词义对应	50
二、词义选择的决定因素	52
三、词义活用	56
四、词义的分合	57
五、词序转换	58
六、词的增减	62
第二节 句子翻译	67
一、句子成分转换	67
二、长句翻译	69
三、句子成分的增减	72
第三节 修辞的处理	77
一、同义复语的处理	77
二、正反转换	78
三、比喻的转换	79
四、虚实转换	80
五、因果转换	81
六、重新组合 重新塑造	81
第四节 文化因素的处理	84
一、直译法	86
二、译文+注解法	87
三、套译法	91
四、意译法	92



第四章 专项翻译技巧	95
第一节 专有名词翻译	95
一、人名翻译	95
二、地名翻译	97
三、职务及组织名称翻译	98
四、书名及影片名翻译	98
第二节 数词翻译	99
一、精确数词翻译	100
二、模糊数词翻译	101
第三节 常见礼貌套语的翻译	105
一、见面问候	106
二、拜访朋友	106
三、祝贺、夸赞	108
四、祝愿、祝祷	109
第四节 习语翻译	110
一、直译法	111
二、意译法	112
第五章 文体翻译	116
第一节 新闻翻译	117
一、新闻翻译的特点	117
二、波斯语新闻语言特点	118
三、波斯语新闻翻译技巧	120
第二节 科技文体翻译	126
第三节 应用文翻译	129
一、行政信函翻译	130
二、商贸信函翻译	131
三、公证翻译	134
第四节 文学翻译	138



一、散文翻译	139
二、小说翻译	140
三、诗歌翻译	142
第六章 经典波汉翻译案例分析	150
第一节 《小学校长》节选	150
一、忠实的直译	153
二、直译的弊端	154
三、译法选择的标准	156
四、几处值得商榷的地方	157
第二节 诗歌《蜡烛》	159
第三节 《卡布斯教诲录》节选	163
一、擅用四字格，对称和谐	167
二、擅用减法，文笔凝练	168
波汉翻译实践	170
附录 波汉译音表	219
参考书目	221

第一章 伊中翻译简史

第一节 波斯翻译简史

波斯语翻译的历史悠长而曲折，在伊朗乃至西亚地区的文明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世纪时期的伊朗，恰好处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交流鼎盛时期，两种语言的交流成为翻译活动的主要的、决定性的特征。伴随蒙古人和塔塔人的入侵，波斯语同印地语和突厥语之间的翻译出现新的发展动向，丰富了波斯语的翻译史。

一、古波斯语时期的翻译（公元前559年—651年）

古波斯语在公元前两千纪从北欧和西伯利亚大草原进入伊朗高原，最终成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9年—前330年）的宫廷语言。尽管如此，古波斯语主要在法尔斯，即今天伊朗南部法斯省通用。据分析，古波斯语文学通过口头形式流传，因为目前尚未发现它的任何书面留存。现存最早的古波斯文属于公元前7世纪的阿里阿拉姆涅斯金版铭文，最长的是贝希斯敦铭文。铭刻在厄克巴坦纳西部的贝希斯敦山崖上的铭文用古波斯文、阿卡德文巴比伦方言和埃兰文三种文字记述了大流士获得王位和镇压高莫塔政变的经过。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一个多语言并用的朝代。较许多古老文明地区落后的波斯人不可能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波斯本土之外的居民。相反，埃及语、阿卡德语、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埃兰语这些各地的民族语言，都是帝国中央和行省交往时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文件、书函用语不仅有王朝本地民族语言，发往不同地方的敕令还分别使用不同的地方语言。

随着萨珊王朝（公元224年—651年）的建立及中古波斯语即巴列维语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关于文化交流方面的资料流传下来。在萨珊王朝末期，翻译活动有所增加，这可能与挽救琐罗亚斯德教的没落有关。许多从阿维斯塔语到巴列维语的翻译具有宗教性质，其中闪米特语的元素随处可见。另外一些《阿维斯塔》和其他书籍的译本，



被翻译成帕赞德语^①或阿拉伯语。

萨珊王朝的国王们鼓励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翻译。由于亚历山大征服伊朗过程中的多年战乱，伊朗的历史资料丧失殆尽，而通过翻译伊朗人又重新找回了历史。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0年)曾命令翻译希腊语和印地语的诸多作品，并结为宗教文献集。更重要的是，在前伊斯兰时期希腊哲学和科学在伊朗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说得益于翻译，尽管这些译作大部分已无迹可寻。

公元六世纪初，霍斯鲁一世下令在坎迪·沙普尔市建立一所医院和一所医学院。在那里来自希腊和叙利亚的哲学家和医生们与伊朗人一起工作。他还命令把印度的《五卷书》翻译成巴列维语，使这部印度故事集成为伊斯兰后伊朗文学中无数作品的滥觞。后来这部作品也许通过古叙利亚语译本或缩译本成为中世纪欧洲许多故事的原型。

萨珊王朝历史的一些资料源自记载有萨珊王朝信息的阿拉伯语大百科全书和大事记。根据这些资料，在伊斯兰历一世纪初，许多印度作品被译成中古波斯语。除了《五卷书》，还有其他故事集，其中包括关于辛巴达的两本书。

萨珊人还把梵文佛经《佛所行赞》、《本生经》和《普曜经》翻译选编为《佛陀传》和《菩萨与苦行僧》两部书。

二、中世纪^②的翻译(651年—12世纪末)

伊斯兰历一世纪，伊斯兰教逐渐在整个伊朗高原传播开来。这一事件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文化和语言上都是伊朗人生活的转折点。波斯语是连接伊斯兰之前和之后文化的最重要的纽带。的确，巴列维文字被淘汰取而代之使用阿拉伯文字，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是个重大变化，新文字更加简便和先进。除此之外，阿拉伯文字中所没有的波斯语的辅音也被增补出字母形式。总之，改用阿拉伯文字并没有像一些维新改革者推测的那样造成巨大的文化断裂。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一批伊朗的有识之士引领了旨在保护伊斯兰之前的文献的翻译活动。他们把最重要的巴列维语文献——文学的、宗教的，翻译成阿拉伯

① 帕赞德语不是一种语言，而是指剔除了阿拉米语音译词的巴列维语，用阿维斯塔语文字书写。

② 此中世纪有别于欧洲的中世纪，欧洲的中世纪指约公元476年—1453年，自西罗马帝国灭亡至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这段时期，“中世纪”一词由15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而伊朗的“中世纪”指的是阿拉伯人占领波斯至蒙古人入侵前的这段时期，与欧洲的中世纪相反，这段时期的波斯处于一个文化繁荣的阶段。



语，希望以这种唯一可能的方式保存这些文献。公元八世纪阿拉伯散文作家阿比杜拉·本·穆格法(عبدالله بن مقفع)把《五卷书》据巴列维本译为阿拉伯语，取名《卡利莱和迪木乃》。他还负责翻译了《王书》(关于伊朗国王和英雄的传奇故事集)^①和有关六世纪改革者马兹达克及其追随者的报告。

任何关于波斯语翻译传统的讨论都无法回避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之间复杂的多元的关系。这其中，应考虑到两个并行的活动。首先，如前所述，一系列从巴列维语到阿拉伯语的译作，之后又再次译成波斯语。另一个活动是新近皈依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开始撰文阐释《古兰经》。《古兰经》作为真主的话语，当时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因此，操波斯语的穆斯林撰写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向不懂阿拉伯语的虔诚的信徒们传道。这些文章虽然从技术角度讲是阐释性的，罕有逐字翻译，但是阐释者基本没有改变《古兰经》原文的句式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很多解释。这样的翻译往往给读者造成生硬的感觉，带着阿拉伯语的味道。

此外，还有一些从阿拉伯语翻译的非宗教类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如《世界的边界》，作者不详，译自《塔伯里历史》的部分章节。四世纪至六世纪，波斯语翻译迅速发展，大批科学作品包括医学、天文学、地理、历史、哲学被翻译成波斯语。阿巴斯哈里发倡导宗教信仰的变化和思想的交流，给伊朗各地的地方执政官们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东北地区，即霍拉桑和河外地区。由于王室和宫廷的支持，大量作品被从希腊语、拉丁语、古叙利亚语、阿拉米语甚至汉语和梵语翻译成波斯语。

所有这些翻译虽然有一定的益处，译者们翻译了他们认为必要的、重要的、有益的作品，翻译没有遭到他人的诟病，译者也没有自我炫耀的意思。但是译文并不忠于原文，有些只是用更简明的话语的复述；有些对原文进行增加、删减，通过补遗对原文进行修改，或者为适应新读者的需要改动原文。

非宗教类文献的译者比起《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文献的译者更加重视波斯语语法特点。因此，翻译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适用于宗教的、哲学的内容，另一种更加自由的翻译适用于科学作品翻译。

后一种风格的翻译作品不胜枚举，其中有两部在此值得一提。伊斯兰阴历472—482年间默罕默德·本·曼苏尔·戈尔甘尼，被称为扎林达斯特，以阿拉伯学者阿里·本·伊萨的《眼科医生的病例集》为蓝本，编著了关于眼科科学的《目之光》。译

^① 书名为«خوتای نامک»، 意为شاه نامه, خدای نامه。



者为了方便波斯语读者阅读，把阿拉伯语原著改写成问答的形式，并增加了很多关于眼科手术的知识。同样的，伊历六世纪的学者阿布纳斯尔·艾哈迈德·戈巴蒂翻译了纳尔沙黑(伊历四世纪)的《布哈拉史》，给原著增加了附录。上述两本书后来都失传了，只有《布哈拉史》的波斯语译著的部分内容因附于另一本书而保留下来。

翻译给中世纪的伊朗人带来了许多科学知识。最好的例子就是《高尚的知识》，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由著名的医生伊本·西纳起笔、其学生朱兹詹尼续写完成。这部书由篇幅短小的各类科学小品文组成，其文体近似韵文，涉猎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从天文学到哲学、神学、伦理学、神秘主义，还包括人体学、动物学、植物学、毒药、解毒剂、预言、奇迹等。这是第一部波斯语的百科全书式的试图涵盖科学类及思想类所有知识的作品，离开翻译传统，这类作品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中世纪时期阿拉伯语在伊朗和在其他伊斯兰世界一样是通用语。几乎所有的伊朗作家和学者都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其中一大部分学者和哲学家用阿拉伯语写作，例如历史学家塔伯里、医生兼哲学家伊本·西纳，还有三位什叶派著名学者——穆罕默德·图斯、噶扎里和扎马赫沙利·莫塔扎里·莫沙热伯以及著名的宗教学者和哲学家法赫如丁·拉齐。他们有时候自己也翻译一些阿拉伯语作品到波斯语，或者指导自己的学生翻译。这也是为什么原著和译著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的原因。

这种灵活性使伊朗的学者和哲学家有可能同时成为伟大的作家和翻译家。那个时代不必担心版权的问题，因此也不必像今天这样刻意划清著作与译作之间的界限。波斯语哲学和科学著作集里充斥着双语文章或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混合体，以及原著和另一种语言的注释并存的文章。因而产生了一种介于原创和翻译二者之间的作品，既可算也可不算创作，因为其中被附加了很多注释或翻译。这类作品的本源应该是阿拉伯语的，而且往往又被从波斯语翻译成了突厥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

在伊历七世纪蒙古人入侵伊朗之前，波斯语是文学用语，而阿拉伯语是科学用语。中世纪通常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伊朗人被看作是伊斯兰之前三个学术著述传统的继承者：古代伊朗人、希腊人和印度人——他们把科学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并增加上自己的观点。纳赛尔丁·托伊(نصرالدین طوی)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数学和几何教科书包括欧几里得定律和球面几何学翻译成阿拉伯语，把托勒密的《天文学》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而在每一部译著中都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哈杰·纳斯尔(خواجہ نصیر)根据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印地语作品，写了几篇算术方面的文章。



三、蒙古人入侵之后的翻译(13世纪—1779年)

可以看出,翻译简史上中世纪这一阶段,波斯语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二重要的语言,并且这一重要地位一直保持至今。波斯语是把伊斯兰知识传播到欧洲的最重要的语言,尤其在蒙古人入侵之后。那时候,学术著作都是起先用波斯语写就,继而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一进程对印度次大陆的翻译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伊历七世纪之前,波斯语作为学术、宗教、文学、法律用语,也是和印度交流的重要工具,梵文和其他几种印度通用语言的重要作品被翻译成波斯语。其中几部相对重要的作品有:伊历八世纪阿齐兹·努里·德拉维翻译的《瓦拉赫拉密赫拉天文学》,伊历995年翻译的婆什迦罗的作品,六世纪印度科学家巴哈斯卡拉所著的算术和几何方面的论文,以及伊历1044年翻译的代数方面的论文。另外还有数十种较为重要的译作,例如纳吉姆丁·卡库拉维的代数领域的论文。

阿克巴尔皇宫是伊历十世纪后半叶非常重要的翻译中心,伊历990年,阿克巴尔的宰相阿布法兹勒下令宣布波斯语为蒙古帝国的官方语言。此后,波斯语传播到整个印度半岛以及孟加拉,许多文学书籍被由梵文翻译成波斯语,其中最重要的有公元1590—1600年间,阿卜杜噶戴尔·贝达吾尼译自马哈巴哈拉塔和拉玛亚纳的作品。同时,也有几本重要的波斯语著作被翻译成梵文。因此,波斯语成为一扇通往欧洲知识的大门。

随着伊历十世纪什叶派被定为伊朗国教,翻译中心的重点也转移到了宗教文献上,特别是有关先知的传统和伊玛目们的言论。宗教学家姆扎海里文学修养高深,翻译时要保留他的语言中运用多种修辞的风格非常困难,因此库姆、伊斯法罕以及伊朗其他城市的什叶派宗教学中心的姆扎海里的译本不仅是对伊斯兰教信众的伟大贡献也是文学上的巨大成功。

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导致操波斯语民族的分裂,并进而或多或少影响到伊朗的翻译活动,极大削弱了这一语言作为国际语言的特性。一个是什叶派在伊朗的兴起,另一个是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再次就是俄国对中亚地区的入侵。公元1832年,英国开始试图消除波斯语在印度次大陆的影响,同时,随着十一世纪末期中亚地区落入俄国手中,中亚波斯语地区的所有与翻译有关的活动,都变成了契丹语、乌兹别克语和俄语。



四、近现代翻译(1779年—)

十九世纪末,一系列局势的变化导致伊朗翻译的复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政局动乱之后,恺伽王朝(公元1779年—1921年)在二十世纪初重新建立了伊朗社会的表面稳定。通过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伊朗建立了同欧洲之间的文化联系。石板印刷技术传入伊朗,之后波斯语出版物和出版业开始兴起,这些都导致了大众对欧洲语言的认识和翻译活动的再度复兴。

翻译新运动的动机纯粹是出于对获取欧洲科技的需要。想要革新军队和政府制度的恺伽政府,继派遣留学生之后,于1889年在德黑兰建立了第一所以欧洲高等教育中心为模版的技术学校,对伊朗的革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教授各种学科,从欧洲聘请了许多教师,伊朗人作为助教和翻译和他们一起教学。这些教师还基于欧洲的科学成果编纂了不同科目的教科书。因此,翻译对完善伊朗的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早的欧洲作品翻译家中有许多是技术学校的学生。其中最富盛名的是默罕默德·哈桑汗,其笔名为“政权的信任”,也是宫廷赐予他的最后一个封号。从伊历1288年至1314年,“政权的信任”任政府的一个新机构——翻译室的主任,负责协调政府监管的翻译事务。在其治下,许多重要的欧洲作品被翻译成波斯语,多数译自法语,不过翻译多为自由的转译,更类似于摘录。

没过多久,翻译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政治、文学等革新运动需要的领域。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使伊朗人赞叹过去的辉煌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东方学者们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伊朗的文学和历史,赞美伊朗浪漫的诗人、特别是古代伊朗的文化和文明。如果伊朗人要重振昔日古老文化的雄风,也应当了解欧洲人的这些作品。

翻译新运动的文化影响力至少与它传递或创造的知识本身同等重要。在19世纪最后十年翻译成波斯语的各种译著中,可以提到的有伏尔泰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和查理十二世的历史故事,莫里哀的剧本、大仲马、芬乃伦、勒萨日、森彼得等。这些书的存在逐渐影响到伊朗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写作风格到妇女地位。

从美学角度看,20世纪的众多译作中,有一部格外突出,那就是米尔扎·哈碧博·伊斯法罕尼翻译的詹姆斯·莫里耶的《哈吉老爷历险记》。原著写于公元1824年,辛辣批判了伊朗社会,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未被伊朗人接受。1872年哈碧



博·伊斯法罕尼从法语翻译了这部作品，译作从很多方面看都是无与伦比的。译者运用了各种技巧，赋予作品浓郁的本土色彩：以口语体写成，大量使用了波斯语谚语，在散文中掺杂了波斯语诗歌和讽刺。翻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不久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莫里耶的作品很可能改编自一部波斯语原作。不过现在这一观点已被彻底否定。

十九世纪结束之前，通过翻译伊朗人得以分享数量可观的欧洲科学、艺术类著作，而文学著作的翻译使伊朗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由于对学习欧洲榜样、革新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渴望，伊朗人怀揣着永不枯竭的翻译热情，步入了20世纪。从法语翻译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描写对伊朗立宪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比利时1831年宪法的翻译直接为伊朗伊历1324年通过的宪法草案提供了模版。从欧洲、美国原著翻译成波斯语的各种文献——从自然规律、社会风俗到法律、政治文献、管理章程——对伊朗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概括地讲，翻译为伊朗20世纪的哲学研究、文化思考、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等方面奠定了基础，翻译是伊朗人认识新思想、新学派以及革新所需的各种学术著作的基本工具。因此，翻译受到了波斯语历史上空前热情和认真的对待。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文明的重要著作，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美国、法国最新的文学流派的经典作品，无一不经翻译而为伊朗人所认识。翻译作为最重要的文化活动还是吸引了现代伊朗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翻译显示出极大的热情，认为翻译对自己政治的、艺术的改良至关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的翻译和较早前的翻译有所不同。最初的翻译是为了使伊朗人了解西方，译者把翻译当作推动、加速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工具，无论是文学翻译、哲学翻译还是历史翻译，都被看作是引发伊朗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工具，是教育、发展国家和文化统一的工具。当时的翻译家尤瑟夫·艾提萨姆马利克(يوسف اعتصام الملك)、穆罕默德阿里·福露基(محمد علی فروغی)、阿巴斯艾格宝勒·阿什提扬尼(عباس اقبال آشتیانی)、萨义德·那菲斯(سعید نفیسی)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向伊朗读者展示欧洲的文化地位，以此为伊朗文化服务。在更近的现代，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书籍、政治类和文学类杂志以及高等教育机构都将翻译作为开拓伊朗知识分子视野、加强文化建设的必要活动。例如，伊朗杂志《春》、《学院》、《礼物》、《忠诚》和《未来》都依靠翻译向伊朗人介绍欧洲各国的历史、政治及当代国情，他们明显带着这样的目的：即把这些例子当作模版让伊朗人照着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逐渐取代了法语在伊朗中学的位置，翻译也主要译自英语。与此同时，马克思思想也通过伊朗人民党主导的翻译渐渐在伊朗形成气候。不久之后，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对伊朗的影响力，在这块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20世纪60年代末期，翻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为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通过翻译推动自己的各项计划。

1953年，一位曾留学西方的名叫艾赫桑亚尔·沙提尔的年轻学者在德黑兰发起成立了“翻译出版社”。该机构在宫廷的监管下，致力于翻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儿童和青少年读物、伊朗学研究著作。这个出版社的翻译出版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其历史重要性更体现在确立了书籍出版的原则性、准确性和校勘的标准，同时也为同类机构树立了榜样。1954年，在此类出版机构的推动下，伊朗政府签署了日内瓦版权公约，从而确定了出版译作的版权以及校勘译文的标准。

同时，大学外语教学中保留了翻译课。1969—1978年间，在德黑兰大学、翻译高等学校和其他一些地方努力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教授英语到波斯语及波斯语到英语的翻译。课堂上主要进行现存译作的研究、讨论译作中的优缺点，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语言间的异同、深入理解所研究的文章。讨论涉及风格、修辞和文章结构。翻译方法的教授虽然很重要，却从未受到重视。

1979年及之后的几年里，伊朗政府为了使伊朗教育制度向自己的意识形态方向扭转，成立了一个受文化革命参谋部领导的“翻译、写作和校勘委员会”。文化革命参谋部利用全国高校暂时休学的机会，着手编写能够更好地反映伊斯兰思想原则的教科书，共设立了30个学科，各个学科的大部分大学教材翻译自英语和法语。目前这些教材经过一定的更新仍在高等院校使用。

目前伊朗没有任何指导与翻译相关工作的专门机构。1990年，玛什哈德的费尔多西大学开始出版发行翻译专业杂志《译者》。这是为兴起翻译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努力。该杂志为对翻译专业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学术观点和指导，刊发知名译者的访谈录、介绍译作。杂志所刊登的文章涉及翻译的各个领域，从机器翻译到译文的校勘无所不有。

在伊朗，翻译是大学以及同外语打交道的人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伊朗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文学联系的纽带，特别是在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其地位尤其突出。